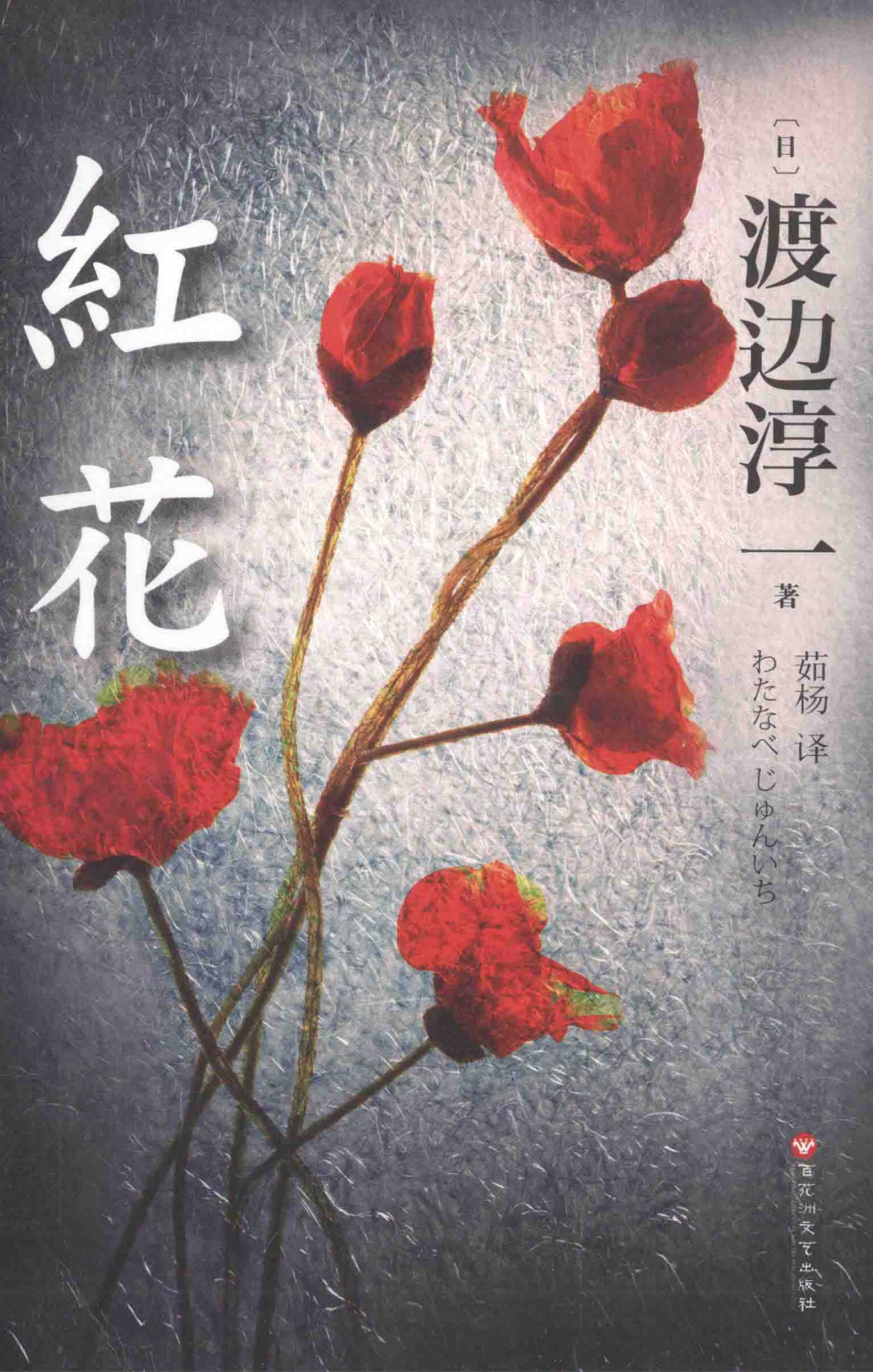


紅花



〔目〕
渡边淳一

著

茹杨译
わたなべじゅんいち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紅花

〔日〕
渡边淳一

著

茹杨译

わたなべじゅんいち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红花 / (日) 渡边淳一著 ; 茹杨译. — 南昌 :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5.9 (2015.10重印)
ISBN 978-7-5500-1080-2

I. ①红… II. ①渡… ②茹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
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209597号

くれなゐ by 渡边淳一

Copyrights:© 2009 by 渡边淳一

This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OH INTERNATIONAL CO. LTD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s:© 2015 by Beijing

Xiron Books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简体中文版由渡边淳一经由 OH INTERNATIONAL 株式会社授权出版

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14-2014-241

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九楼 邮编: 330008
电 话 0791-86895108 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 (编辑热线)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.com>
E-mail bhz@bhzw.com

书 名 红花
作 者 (日) 渡边淳一
译 者 茹 杨
责任编辑 张 越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装订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10mm×1000mm 1 / 32
印 张 12
字 数 367千字
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
印 次 2015年10月第2次印刷
定 价 39.80元
书 号 ISBN 978-7-5500-1080-2

赣版权登字号: 05-2014-209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

目录

/ Contents /

373	363	331	299	259	224	183	148	111	075	038	001
代后记	/	牵牛花	/	病叶	/	春芽	/	冬日	/	花芯	/
	鸡头		冷夏		行春		风花		街荫		磷火

磷 火



木之内冬子最初在快来例假时，隐隐地感到有些异常，大概是在三个月前的六月初。

一米五五的小个子，体重不足四十公斤，冬子对自己瘦削的身体一直不太自信，尽管如此，她从未得过什么大病。换季的时候，偶尔也会感冒一下，但只要两三天就会康复。低压100左右，有轻度贫血，有时会感到眩晕，却算不上是什么病。

身材虽然瘦小，但并不属于那种弱不禁风的体质。

可这几个月来，例假总是稀稀拉拉的。

本来一直是二十八天一周期，很有规律。每次四天，顶多五天就干净了。快来例假的两三天前，腰部就开始有轻微的酸痛感，有时后槽牙也会跟着隐隐作痛，可还不至于请假休息。从二十岁出头到二十八岁，一直都是这样过来的。

但这两三个月，每次来例假都要一个星期，甚至会延长到十天左右，而且还伴有腰部的酸痛。

刚开始，她还以为是工作强度太大的缘故，就没当回事。但接下来的一个月又是如此，甚至拖的时间更长了，疼痛感也越来越明显。九月初来的例假，一来就来了十多天，冬子终于不得不休假一天。

这是怎么啦？冬子有些忐忑不安起来。因为是生理方面的隐私，也不便向他人询问。

是不是这段时间太过劳累了？但这段时间工作也并不算忙啊，冬子思前想后地琢磨着。

这一年，冬子一般每天早上十点多钟离开参宫桥的家，去原宿的时尚商店街上班。

店铺就在参拜大道的明治大街这边，从原宿车站步行到店里用不了五分钟。从参宫桥乘小田快线到明治八幡，再转乘两站地铁，二十分钟就可以到店了。

冬子的店铺在四层楼的底层，门面是一间进深十坪的狭长小店。

这是一家帽子店，“圆帽”这个店名，取自一种带圆帽檐儿的帽子。橱窗展示柜用掉了前面的六坪，里面的四坪是缝制帽子的工作间。

冬子每天十点半到店里，一名管销售的店员和另一名从制帽学校毕业的女店员，也差不多这个时候就到了。

到了店里，先打开大门，然后清点橱窗展示柜里的物件，实际上真正开始营业要到十一点了。

每天上午都很清闲，快到中午时分，原宿大街的人声才开始稠密起来。

营业时间是从十一点到晚八点，快到傍晚时分，客人陆续多起来。冬天即将来临，定做帽子的人多了起来，但也没忙到非得加班加点。

九月初，休息了一天后，冬子决定去医院看看。虽说只是例假来的时间拖长了，但要总这么拖下去，心里总是惴惴不安的。

听说一个朋友的母亲，月经不调，觉得不舒服，就去医院做了检查。结果查出患上了子宫癌，并且耽搁了治疗。

本来一直觉得三十岁前与这个疾病无缘的冬子，还是觉得就怕万一。

去哪家医院好呢……

冬子琢磨着，一下子就想起了明治私立医院。这家医院坐落在明治大街向西一百米的地方。

冬子曾在这家私立医院做过人工流产。

事情已经过去两年，医院的电话号码、护士的名字冬子早已忘得一干二净，而心理上受到的创伤并未随时间的推移而抹去。正是这伤痛，让冬子下意识地忆起了这家医院的名字。

冬子按捺住怕麻烦的心情，拿出了两年前的记事簿。

两年前的九月二十日，写着明治医院，在电话号码的下端，另有“和K见面”一行字。

之后，有三天的空白。

那三天，冬子连睡觉都在辗转反侧地思量着和贵志的关系。

和贵志祐一郎的分手，是在一个月后的十月。

因为贵志是个有妻室、有两个孩子的男人，冬子早就预料到和他分手只是迟早的事。再加上十四岁的年龄差，若以世俗的眼光来看，也是不适合的。

尽管已预感到终究会分开，可两个人的交往，从冬子大学刚毕业时的二十二岁开始，仍旧拖拖拉拉地持续了四年。

没想到在交往的第四年，冬子怀孕了。因为和贵志分手的主意已定，只得做了人流手术。幸亏这次手术，两个人才得以最终痛下彻底分手的决心。

手术的痛苦，最终促使冬子迈出了这最后的一步，于是她调整自己的心态，开始独自一人面对生活。

冬子做这个决定，的确经历了一段相当漫长的煎熬。有一段时间，食不下咽，体重降到了四十公斤以下，皮肤粗糙，毫无光泽。去找贵志分手时，在贵志面前喊叫、咒骂，最后还扇了贵志一耳光。

这样的分手，让冬子痛不欲生，她甚至想到了自杀。

现在想起来真是不可思议，当时怎么会那般歇斯底里？更不相信自己

的身体内部，竟然积蓄着那么多愤怒和悲伤的能量。

要是放到现在，就能更加平静地分手。她甚至不会带给那个男人困扰，只求默默离去。当然也可以更加善解人意地替对方着想一下。

事到如今，冬子能这么想，也许正是两年岁月的沉淀、风化的作用吧。

其实，和贵志的关系并未因此就彻底断了。

身为一个建筑家，在三田拥有自己的设计事务所的贵志，分手之际曾问：

“想要点什么啊？”

“我什么也不需要。”

冬子拒绝得毅然决然。一年前在青山拥有了帽子设计工作室，靠的是贵志的接济。

“我的帽子店，也会原原本本地还给你。”

“我并没有向你要回店的意思。”

买下青山公寓的一室一厅，花了一千二百万日元，其中贵志出资八百万日元。

“向你借的钱，我一定如数还清。”

“先别说这些，你今后做何打算？”

“找个新工作呗。”

冬子上大学时就同时在制帽学校上课，不知不觉间做帽子反而成了她的本行。靠做帽子的手艺为生，不怕生活没着落。

“别逞强了。”

“不是逞强。”

其实只是在贵志面前不想示弱罢了。现在冬子根本不想去什么百货店或其他人的制帽店工作。

经过一番深思熟虑，冬子卖掉了青山的公寓，又加上所有的存款，再从银行贷了五百万日元，最终买下了在原宿开店铺的经营权。

仅四年的工夫，公寓就大幅升值，自己的积蓄也超过了两百万日元。冬子娘家是横滨的小贸易商，只要托托人，多少也会揽些活儿来，可自和贵志同居之后，形同离家出走，自然和家里断绝了往来。

总之，冬子不想继续住在处处留有贵志痕迹的青山了。

“钱我肯定还，请再借给我一些吧。”

“怎么还说这种话。”

“讨厌！肯定还的。”

冬子越是坚持，贵志就越发苦笑起来，说：“真是犟女人。”

冬子对贵志这种游刃有余的样子很是气恼，但这也正是让冬子安心和依赖的部分。

“有什么难处，就请讲。”

“什么难处也没有。”

可以这么说，四年的恋爱补偿，就是原宿的新店。

这个补偿是高还是低，冬子也不知道。若以从二十二岁到二十六岁这段属于女子最楚楚动人的青春为代价，可能太低了；但从和自己喜欢的人朝夕相处四年时光的满足感来说，似乎又太高了。

总而言之，这下和贵志的瓜葛可算彻底了结了。

可回过头来想，从青山搬到原宿，又开了新店，说起来还是离不开贵志的资助。所以说，如果没有贵志，就没有冬子的现在。

更何况，毋庸置疑，冬子的身体是被贵志唤醒的。

明治医院这个名字，和当时与贵志留下的回忆有关。只要一到那里，曾经的痛楚就会被唤起。

两年前，决定去这家私立医院的是贵志。正当冬子因得知怀孕而不知所措时，贵志经由朋友介绍选择了这家医院。

院长年约四十五岁，身材偏胖，蓄着胡须。看上去难以接近，可说起话来，声调却出人意料地温和。

冬子去时拿着朋友的介绍信，院长将她和信相互比照看了看，点了点头。

一晃已经过去两年了。现在冷不丁儿地跑去，也不晓得院长还记不记得她。人流手术一天不知要做多少次，让对方记住自己，也忒勉为其难了。

何不再找贵志帮忙？冬子这样想着，却还是犹豫不决。

自两年前分手以后，只是在店面开张、贵志前来送花时，两人见过一面。

那天到访的宾朋簇拥成一团，所以没有腾出空儿和他好好聊一聊。

他的态度依然没有什么改变。在落落大方的谈吐中，隐约可见一个建筑家的潇洒风度，只说了一句：“加油吧！”

冬子按捺住瞬间冒出的眷恋之情，道了一声：“谢谢！”就抽身离开了。

自那儿以后，曾在电话里聊过几次，都是贵志打来的。

冬子每次接电话，贵志总习惯地说：“怎么样了？”

“总算支撑下来了。”

“是吗？那就好！”

贵志这样说着，转而聊些气候或新工作方面的话题，大概闲谈五六分钟就挂断电话。

最初，冬子很希望对他说“别再给已经分手的女人打电话了”，可听着熟悉的声音，就打消了这个念头。就这样淡淡地，你一言我一语，交谈着一些事务性话题，反而可以彼此舒缓一下心情。

电话一个月打来一次，冬子的内心中，有时会情不自禁地等待起来。

冬子想，要是现在给对方打了电话，就意味着就此打破以往只是一味被动接电话的局面，好不容易平静下来的关系说不定又会被搞乱了。

但，纯粹只是为了看病呀。虽说已经分手，毕竟还是朋友，主动打个电话又何妨？想到这里，曾经一度每天都拨打的电话号码，慢慢地从记忆深处浮现出来。

两年岁月的流逝，有时很快，有时又很慢。

只是想让你给我介绍一下医院而已呀……

冬子自言自语着，她忘记了这关系到生理，是羞于告人的隐私。

因为店里有其他女店员在，所以就到公用电话亭打的电话。正是午后，贵志正好在事务所：

“怎么了？”

突然打去电话，原以为他定会惊讶，可贵志的声音却很平静。

“上次给我介绍的明治医院，能不能再给我介绍一下？”冬子极力保持镇静地说。

“发生了什么事吗？”

“没有什么，只是有点儿……”

冬子透过电话亭的玻璃朝远处眺望。参拜大道上穿梭着熙熙攘攘的人群，大多是那些享受着午间散步的女上班族。

“是你要去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冬子边点着头，边觉得为这事给贵志打电话多少显得有点尴尬。

“着急吗？”

“也不那么急。”

“一会儿要去大阪，明后天回来，之后行吗？”

“倒也没什么不行。”

“那就等个两三天再说吧。”

贵志是个不爱刨根问底的男人。冬子这时觉得这样挺好，可又觉得他不够意思。

“去大阪是什么工作？”

“别人托我为中之岛的新大楼做设计。介绍信一到手就马上送给你。”

“拜托了！”

冬子走出电话亭，沿着参拜大道的林荫路，径直回到了店里。

店里来了两位客人。一个是路过，另一个是中山夫人。

夫人已经成了冬子多年来的老顾客，也许是家离原宿近的缘故吧，时不时就到店中来逛。已经四十多岁了，长脸盘，很适合戴帽子。

“做好了把？”

“真抱歉，我刚刚出去了一下。”

冬子匆忙从工作室里拿出了夫人定做的帽子，是麦穗制成的硬壳平顶帽，镶嵌宝石，水平帽檐儿底下缀着小花，成熟气息中透着华丽。

“真漂亮啊。”

夫人戴上帽子，前后左右地照着镜子，然后说：“怎么样？会不会显得太年轻？”

“小花反而衬出沉着的韵味，简直美极了。”

“这么说，很适合我的呀。”

夫人像是认可了，频频地点着头。

“什么时候完工啊？”

“二十二号下午。”

夫人的先生是T大工学部的教授，九月底要参加在京都召开的国际会议。夫人是为了出席晚宴，才特意定做了这顶帽子。

“去不去喝杯咖啡？”

中山夫人边把帽子放回柜台边邀请着冬子。这段时间夫人只要来店里，都会邀上冬子去喝咖啡。

她只有一个独子，已经上了高中。夫人过得很悠闲，冬子却整日忙得不可开交。有时她实在不想去，却又无法拒绝顾客的好意。

两个人出了店，来到隔着两幢大楼的“含羞草馆”咖啡店。这里的店员是五名小伙子，好像很中夫人的意。

“冬子，你的脸色不太好啊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

冬子伸手轻轻地摸着脸颊。

两天前例假终于没有了，可腰部一带仍酸痛乏力。

“你这么瘦弱的身体，可别太勉强自己。”

“没有啊，不要紧的。”

夫人点着头，搅拌着咖啡，接着又说：“对了，前一段时间，我见到贵志先生了。”

贵志和中山夫人的丈夫是朋友，冬子还是通过贵志和夫人认识的。

“好像是去奥克拉饭店参加完宴会回来，身边被一群女性包围着，一副很开心的样子。”

夫人说到这儿，忽然意识到了什么，赶忙补上一句：“对不起呀！”

自己和贵志的事，不知夫人到底知道多少，也许顶多知道两个人曾经要好过，不至于连在青山公寓同居过的事都一清二楚吧？冬子揣摩着。

“那么才华横溢的人，肯定有很多女人迷上他，这也不足为怪啦！”夫人辩解似的说，“可是，贵志先生人蛮怪啊，身边已经有女人了，还要邀我去喝咖啡，我回绝了。”

夫人诡秘地笑着，察言观色地看着冬子。

“近来贵志先生没有来店里吗？”

“没有，完全没来过。”

“他是个大忙人，听说马上又要去欧洲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不是九月就是十月，听我先生说的。”

冬子尚未听贵志提及此事。就算贵志真的去欧洲，也不关自己的事。

“男人真好！四十二岁，还正值盛年。”

四十二岁，贵志的年龄。夫人比贵志只小一岁，今年四十一，打扮得花枝招展。

“下次，也邀上贵志先生一起吃饭吧？”

“好的。”

冬子点着头，同时隐隐地感到小腹到腰间的闷痛。

三天后的傍晚，贵志派人送介绍信来了。

五点过后，大街上到处是高声谈笑的女上班族，热闹非凡。这时一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来到店里。橱窗里除了摆放着女士帽子外，也有男士用的巴拿马帽和澳洲草帽，因此有男顾客光顾不足为怪，不过，年轻男性独自一人来店里倒是稀罕。

小青年踌躇地环顾四周，一见到冬子，就朝她走了过来。

“是木之内小姐吗？”

冬子点了点头，小青年随即从西服口袋里掏出一个白色信封。

“这个，是院长托我带给你的。”

信封上有贵志设计事务所的落款，封皮上写着“木之内冬子女士”，是贵志的清秀笔迹。

“谢谢您特意跑来一趟。您在贵志那里做事？”

“我叫船津。”

小青年微微点了下头，递过来一张名片，上面写着“技师：船津海介”，工作地点写着贵志设计事务所。

“您叫海介吗？”

“因为姓和海有关系，所以就连名字也这么起了。”

“那是令尊取的名字吧？”

“当然。我不可能一起参与起名字啦！”船津正儿八经地回答后，接着说，“关于医院的事，因为上次的熟人不在，所以改成了别的医院。”

“别的？”

冬子打开没有封口的信封，里面只装了一张名片。

冬子忽然意识到眼前的小青年恐怕已经知道请贵志帮的什么忙吧，霎时红了脸。他虽然信守承诺，无奈却如此粗心大意，这正是贵志的毛病。冬子没有取出名片看，转而问道：

“贵志先生已经从大阪回来了吗？”

“本来预定今天回来，但临时绕到京都去了。我一个人先回来的。”

“这么说，你也一同去了大阪？”

“是的。他说如果有什么问题，你可以给京都的京都饭店打电话。他晚一点儿会在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

“那我就先走了。”

青年像是如释重负地长出了一口气，转身走向暮色中的大街。

如船津说的那样，贵志的介绍信没有介绍上次去的明治医院，而是目白都立医院的妇产科主任。

好像是在大阪找人帮忙，找到一位大阪的山内医学博士，名片一隅工整地写着：麻烦请给熟人木之内冬子进行诊断，请多多关照！

冬子看着介绍信颇感踌躇。

她并非只信任明治医院，只是不想去其他医院。如果是一般的感冒，小伤小疼倒也无妨，就是害怕去陌生医院看妇科方面的病。

而且，虽然目白离这里不远，从原宿乘坐山手线只需要十分多钟，可她对那一带很陌生。

还有，贵志介绍的是一家公立医院，这点也让冬子感到不踏实。既然要看病，绝对是大医院好，可花的时间相对也多。

关系到自己的身体，多花些时间也并不为过。可例假时间来得长，毕竟

只能算是小病，根本没有必要跑大医院。

不如先去明治私立医院，一旦发现问题，再去目白医院也不迟吧。

可是，明天下午两点已经有约，要和银座S百货公司的男采购员洽谈业务。

那就提早出门，先去一趟明治医院诊视一下，只要两点前赶回店里就可以。

最近，例假也基本干净了，只是腰部还有酸痛感。虽说没有不舒服到非去医院看不可的地步，可也不能老这么耽搁着，但去大医院看就是小题大做了。

就按船津青年说的，往京都打个电话跟贵志商量一下吧。告诉他介绍信已经收到了，最好跟他说这次先去附近的医院看看。

当天晚上，过了十一点，冬子就想给京都拨电话。

船津说了贵志晚一些会在，他是不是已经回来了？以贵志的个性而言很难说了。和冬子同居的时候，他常常会在外面喝到凌晨一点多。不过即便喝得酩酊大醉，步子也不会乱。在青山公寓的住所离电梯比较远，冬子好几次躺在床上，听着逐渐走近的脚步声。

贵志现在是不是又以那样的步履，走向饭店房间？

冬子想到这些，就又放下了手中的电话。

本来已经想好给贵志打个电话说一声，可船津青年说“如果有什么问题”的话，始终让冬子难以释怀。

第二天，冬子九点就离家去了明治医院。九点半抵达，候诊室里已经有两位女性等候在那里了。

冬子坐在长凳一头，尽量避免和她们的视线交会，只是静候护士叫她的名字。

医院的名字依旧，听说就只换了院长。候诊室和挂号处的格局也没变。在走廊的尽头，分娩室和手术室的牌子并排挂在那里，一切都和过去一样。

先来的两位妇人好像只是做些普通检查，很快就完了。没过五分钟就叫到了冬子。

在护士的带领下冬子进了检查室，看到大夫正坐在正面的桌子前，翻阅着病历。

两年前来时的时候，是一位留着胡须的偏胖大夫。这回换成了一位高个儿的年轻大夫。

“以前来过这里吗？”大夫一边看着病历，一边询问着。

“两年前来过一次，做了人流手术。”

冬子想说当时是一位姓能见的人介绍她来的，一转念又觉得没这个必要，于是就缄口不谈了。实际上，冬子也只是隐约记得介绍人的名字，并不敢肯定就姓能见。贵志肯定认识对方，冬子本人未直接见过能见本人。

“例假来的时间比较长吗？”

冬子点点头，并告诉大夫，例假前后几天腰部都有些酸痛，下腹部也有轻度闷痛。

“到初夏为止，一切正常？”

“是的，没有什么异常感觉。”

“是单身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病历上有“已婚、未婚、生产、配偶年龄”等栏，大夫顺手圈了圈。

“那就检查一下吧。”

大夫站起来，护士立即说：“这边请。”右手指着白色帘子后面的检查台。

“请在这里脱下内裤，躺上去。”

圆脸护士，看上去也就二十二三岁的样子。

两年前因怀上贵志的孩子，躺上这个检查台，当时冬子浑身发抖，半天都上不去。那时甚至想：面对这般羞耻难堪，真是生不如死。冬子双腿蜷曲着被固定在支撑架上，眼泪扑簌簌地流着，接受了人流手术。

如今，应该可以比较镇静地上这个台子了。

但，唯独妇科检查，不管多少次，也不可能习惯。一方面因为在检查台上的姿态实在让人难为情；另一方面，就冬子来说，还要将瘦弱的下半身全部裸露出来，真让人痛苦难堪。

冬子并不觉得自己的身体弱不禁风，她也不以为瘦得难堪，也许是因为骨骼细小的缘故吧，显不出肉来。尽管已经过了二十五岁，私密处的耻毛还是淡淡的，隐约可见。

“简直就像少女似的。”贵志曾经这样讲过。

冬子比同龄人的初潮来得要晚些，曾为乳房发育得过小而感到自卑，可贵志却说，他恰恰喜欢冬子那种似乎随时都能被风吹倒的纤细。

现在，冬子把纤细的双腿张开，闭上了眼睛。

就这样过了几分钟。

忽然一股凉飕飕的感觉掠过。又过了一会儿，护士说：“好了。”

冬子从支撑架上撤下腿，下了检查台，赶忙穿上衣服。

“请。”护士说。冬子从帘子里出来，看到大夫正坐在桌前，在病历上写着什么。

“现在几乎没什么疼痛吧？”

“是的……”

大夫在病历上又记了些什么，然后仰起脸。

“好像是子宫肌瘤。”

冬子呆呆地凝视着大夫的脸，或许是由于太突然吧，她一时无法理解对方的话中之意。

“因为有肌瘤，就会导致例假时间延长，腰部乏力，小腹疼痛。”

说了两遍，冬子才缓缓颌首。

“那该怎么办呢……”

“最好做手术，把肌瘤摘掉。”

“要是放着不管的话，会转成癌症吗？”

“那倒不会。肌瘤一般不会长得太大，但还是摘除的好啦……”

“那子宫会……”

“你没有孩子吧？”

“是的……”

“现在这种程度，可以只做肌瘤摘除手术，我想是可以治愈的。”

大夫又在病历上写了一行字。冬子等他写完，又问：

“必须尽快动手术吗？”

“也不急在这几天，当然是越快越好。”

冬子专注地看着大夫的表情，慢慢地点点头。